

美桦微型小说精选

蹊跷的官司

冤枉债的秘密

有雪的冬天不太冷

老吴看病记

刁民麻秆

村官打赌

赊来的媳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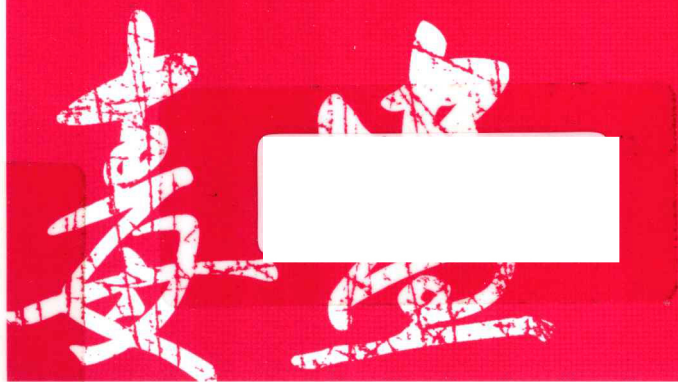
村里的罪人

武大郎投胎记

速效减肥秘方

找个理由赚红包

给孙子下跪



美桦◎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毒虫

美桦◎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毒虫 / 美桦著. — 昆明 : 云南人民出版社,
2012.12

ISBN 978-7-222-10506-5

I. ①毒… II. ①美… III. ①小小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
- 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14245号

责任编辑: 项万和 肖 薇

装帧设计: 窦文婕

责任校对: 李 爽 林 劲

责任印制: 洪中丽

书 名	毒虫
作 者	美桦 著
出 版	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社 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 编	650034
网 址	www.ynpph.com.cn
E-mail	rmszbs@public.km.yn.cn
开 本	889mm × 1194mm 1/32
印 张	7.5
字 数	200千
版 次	201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 刷	昆明银河印刷厂
书 号	ISBN 978-7-222-10506-5
定 价	32.00 元

以乐观向上的心态看世界（代序）

我有一个朋友，在农村长大，从小学习非常好。遗憾的是，在他初中毕业的那一年，家里发生变故，他被迫中断学业。为了生计，小小年纪的他，在家种过地，到矿山挖过矿，进山修过铁路，在村小代过课，在高温环境下当过土法炼锌厂的工人。后来，他当了几年兵，又回到农村。这时，地区电视台招聘记者，他报名参加应聘。那时招考制度不像现在这么完善，很多人认为，没有关系，纵使你有天大的本事也不一定能入围，朋友们劝他放弃。他说，只要考了第一，谁也不能把我挤下来；再说，不管是谁当领导，总希望手下有能做事的人把事做好吧！

事实印证了他的说法，他以笔试、面试第一的成绩，从4000多名应试者中脱颖而出，当上了记者。几年后，他成了台里的骨干，负责一个焦点栏目。再后来，他跳槽当上了一名公务员，成了一名基层领导干部。这些年，他一路走来，通过国家自学考试，通过在职学习，完成了大学本科学历，还取得了律师资格证，成了经济学博士、法学博士，而且业余时间他还坚持写作，在媒体时政评论和刊物故事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。

这一天，他回到初中就读的母校参加校庆。学校领导请他对学生开展励志讲座，他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总结：积极乐观，豁达宽容，自尊诚信。

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。在他人生最灰暗的日子里，他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，一刻也没有放松学习，不断地充实自己提升自己；不管他所处的环境如何，他都以豁达宽容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人和事，在他的眼里，世界就是那么可爱，人生就是那么美好；无论从事何种工作，他都把自尊诚信作为道德准则，诚诚恳恳做人，踏踏实实做事，在尊重别人的同时，也赢得了别人的尊重。

就是这些看似口号的理念，成就了他今天的人生。

乐观向上，是人生健康成长的阶梯。本书所收录的作品，就是秉承这一理念，通过一个个小故事，诠释做人的道理，但愿朋友们喜欢。

[目 录]

第一辑 千万别丢了祖宗的脸

袁局长火车站接老娘 /3

天堂里的药方 /7

千万别丢了祖宗的脸 /12

蹊跷的官司 /16

城里的大姑 /21

冤枉债的秘密 /25

有雪的冬天不太冷 /29

老吴看病记 /35

幸福的礼物 /40

下岗怪事 /44

谁弄丢了 my 的考卷 /48

第二辑 糊涂的爹娘

刁民麻杆 /53

马市长的反面教材 /61

陌路相逢 /66

糊涂的爹娘 /73

村官打赌 /77

赊来的媳妇 /83

村里召开新闻发布会 /88

村里的罪人 /92
刘乡长的软刀子 /97
遭遇打劫 /101
最后一张王牌 /105

第三辑 神奇的钥匙

过大年 /111
镶有牙齿的项链 /116
神奇的钥匙 /120
给外星人打工 /126
伯乐相马 /130
奇异的婚姻 /135
移不走的山 /137
武大郎投胎记 /140
毒蛊 /146
武松上梁山 /151
锦囊妙计 /154

第四辑 神秘的藏宝图

惊魂年三十 /163
神秘的藏宝图 /178
刀快好杀人 /182
飞来的干亲家 /186
刘乡长奔小康 /190
找个理由赚红包 /196
给孙子下跪 /200
生死较量 /204
办公楼里闹蛇灾 /219
速效减肥秘方 /224
想说爱你不容易 /229

第一辑 千万别丢了祖宗的脸

袁局长火车站接老娘

袁局长一大早就赶到了火车站接老娘，老娘是从几百公里外的乌地吉木来。

袁局长的爹死得早，老娘含辛茹苦把他们几弟兄拉扯大，累起了一身的病。袁局长早就有心让老娘进城安享晚年，可老娘说什么也不肯就这么闲着：重的活干不了，在家里做做饭，帮着弟弟带带孩子也行啊！一年推一年，等到最小的孙子跨进初中时，老娘已经迈过七十这道坎了。眼看老娘的身子一年年衰弱下去，袁局长只好发动亲朋好友一齐做老娘的工作，老娘这才松口，说等庄稼收进屋就到城里来。

火车进了站，车厢里的人一下涌了出来。袁局长在人流中搜寻着老娘的身影望眼欲穿。偏偏在这个时候，袁局长觉得腰间一麻，他拿出手机一看，是司机小马打来的。出站口人声鼎沸，怎么听，也听不清楚小马在说些什么。袁局长找了个稍微僻静的地方才听清，原来刚才他叫小马去订一桌菜，中午给老娘接接风，没想到这家伙到了酒楼，却打电话来问他按什么标准订菜。

“这点小事也来问我，你自己看着办就行了！”袁局长有些不高兴，明明知道是请老娘吃饭，难道老娘还比不上同级别的领导？这小子平时表现挺聪明的，今天是怎么了？！

袁局长放下电话，见一个熟悉的背影已经蹒跚走出站口。袁

局长赶紧几步奔过去，拨开人群，冲着前面的老太太叫道：“娘，娘！”

老太太好像没听见，袁局长只得用手扯着老人肩上的包，道：“娘，我来接你！”

老太太回过头来，袁局长一看，这哪里是他老娘？老太太护着肩上的包，气汹汹地骂道：“谁是你娘？大白天的你想干啥？！”和老太太一起的几个人也粗着嗓子骂他是骗子，还威胁要把他扭送派出所。一瞬间，袁局长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只得红着脸连连陪着不是。

这一阵折腾，站口的人群都走完了，火车也开走了，袁局长从出站口找到候车室，里里外外找了个遍，哪里有老娘的踪影？

过去每次老娘到城里来，不是老家有人送，就是他们去接。这次本来是弟弟送她来的，恰好弟弟临时有事走不开，他把老娘送上火车就忙他的去了，没想到还真出了问题。袁局长被急出了一身毛毛汗，这趟车是过路车，他担心老娘大字不识一个，要是错过了在这儿下车那就糟了！

小马订好了菜，把车开过来了。看到袁局长那副焦急的样子，知道局长还没有接到老娘。小马赶紧下车，说：“要不这样，咱们找铁路上的朋友帮帮忙吧！”

小马话音刚落，从车后转出来一个老人，道：“同志，汽车站在哪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小马厌恶地摇着头。

袁局长一听那个苍老的声音却激动得差点跳起来，那是老娘啊！袁局长三步并作两步过来一看，果真是老娘。只见老娘夹在车缝中，左边一个包，右边一个包，背上还背着一只大口袋，远远看去，佝偻着的身子就像一堆包袱在蠕动。

袁局长心里悬着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，高兴地说：“娘啊，半天看不到你出来，我还以为你走丢了！”

老娘瘪着无牙的嘴，老核桃壳一样的脸上绽出灿烂的笑容：“看你把老娘说的，老娘不认得字，可我有嘴哩，走一站问一站，

一个大活人还会弄丢了？”

看着老娘身上那大包小包的东西，袁局长心里一热，道：“你看你看，我说过多少次了，又拿这么些东西来！你这么大把年纪了，上车下车多麻烦呀！”

“你以为我是疼你呀，我是惦着那乖孙女哩！城里好，城里好个啥呀？听说连鸡蛋都是人造的……”老娘唠叨个不停，把背上的口袋放下来，叫着袁局长的乳名：“二柱，你先回去吧！我知道你忙，当个生产队长还有很多事哩，拿了公家的钱，就得服公家管，你先走吧！”

袁局长哭笑不得，心想：老娘是怎么啦？忙活了一个上午，不就是专程来接你吗？

“你放心走吧，实在不行，我会叫人给你打电话的，你那号码我揣着哩！”老娘四下里打量了一下，说：“我得把那些东西找个地方处理了，这上车下车的不方便哩！”

看着老娘那神态，袁局长心想，老娘不识字，走了这么远的路，会不会是要上厕所？就悄悄问老娘：“娘，你是不是在找厕所？我带你去！”

“不，我说的是这里面的东西，这些都是宝贝哟！”老娘打开了刚才背着的那一只大麻袋，咧着无牙的嘴，笑咪咪地说道。

袁局长一看，差点气晕过去：里面竟然全是饮料瓶、矿泉水瓶、啤酒瓶！

“你……你怎么去弄这些东西啊？”袁局长生气地说。

老娘根本没有注意儿子的表情，高兴地说：“多亏了这只口袋，这些瓶子都是在火车上捡的。路边才多哟，刚才一停车，捡都捡不过来。唉，这城里人就是这么大手大脚的，这么好的东西白白扔了也不心疼！这一趟车娘可没白闲着，这不，车费总可以少掏几块钱了！”

原来老娘竟然忙着捡垃圾去了，难怪等了半天不见她的影子。袁局长气不打一处来：“娘，你都七十岁的人了，怎么还去捡这些东西？这值得了几个钱嘛？！”

“啥？你这娃才说得怪哩！”老娘像陌生人一样盯着他，气呼呼地说：“我一不偷，二不抢，正正当当得来的，有啥不对？就是皇帝老儿也没说七十岁就不能捡这些东西了嘛！”老娘生气了，她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哪里做得不对。

袁局长看老娘真的生气了，忙陪着笑脸，说：“我不是怕把娘走丢了嘛，这半天接不上您，头发都快急白了！”

老娘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二柱哩，我这一来，你家里又添了一张嘴，生活上更要精打细算过日子，要是你也跟车上那些乱扔东西的人一样大手大脚，娘可不高兴……”

老娘又唠叨开了。看着老娘那佝偻的身子，袁局长觉得心里闷得慌，他叫小马把车开走，要他把那桌饭撤了，节俭了一辈子的老娘吃着那丰盛的宴席心里肯定不好受。

小马一脸的疑惑：“那你呢？”

袁局长挥挥手，说：“你别管，我和老娘把那些东西处理了，坐公交车回去！”

天堂里的药方

斯小卫是晚报记者，他走南闯北，经常会遇上一些不可思议的事。这天，他去医院采访，结束采访刚要走出病房，突然从病床上伸出一只手，紧紧揪住他的衣服不放。

躺在病床上的人叫曾有贵，眼睛布满了血丝，发出有气无力的声音：“记者兄弟，请你帮帮我！”曾有贵不管斯小卫答应不答应他的要求，就提出了一连串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请求：他要在报上登一则启事，把身上的零件全卸下来卖了，要不，把他租出去帮人乞讨也成……

斯小卫吓了一跳，忙问曾有贵是怎么回事。原来，半个月前，曾有贵从工地脚手架上摔下来，折了脊椎，这就意味着他得在床上躺一辈子。

看着曾有贵无助的眼神，斯小卫苦笑着摇了摇头。曾有贵看着斯小卫的表情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与其这样躺下去，还不如早点死了，对我还是个解脱，可是，我死了女儿怎么办？”

曾有贵的女儿玲子在上小学，他打工，就是为了供女儿读书，如今，噩运突然降临了，他只好做出这种无奈的选择。

“唉，这丫头都让我给惯坏了！她一听说我病了，吵着她大姑，死活要来看我……”一说起孩子，曾有贵的情绪比刚才好多了。凭着职业敏感，斯小卫觉得在这个民工的背后，说不定还能

找到有价值的新闻线索，他给曾有贵留下联系方式，决定过几天再来采访。

一星期后，斯小卫来到医院。他第一眼看到玲子，就被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打动了。玲子偎依在曾有贵的床头，像一只叽叽喳喳的小鸟说个不停，乐得曾有贵合不拢嘴。

看着玲子天真无邪的样子，斯小卫心想：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，爸爸已经成了这个样子，她依然笑得这么开心。曾有贵看到斯小卫，对玲子说：“玲子，这就是爸爸给你说过的记者叔叔，快叫叔叔！”

“叔叔！”玲子站起来甜甜地叫了一声，双手向他探过来。

斯小卫惊呆了，他万万没想到，曾有贵日夜牵挂的玲子，竟然是一个双目失明的小姑娘。

看到斯小卫吃惊的样子，曾有贵叹了一口气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大兄弟，我还想……请你帮帮忙！能不能在报上帮我登一个寻人启事？”

“找谁？”

曾有贵面露难色，犹豫半天，说：“帮我找找玲子的爸爸妈妈吧，我要在床上躺一辈子，我愁今后谁来照顾玲子呀？”

八年前的秋天，曾有贵在火车站旁边捡到了被人遗弃的玲子，他顶着层层压力，不仅把玲子养大，而且把她送进了城里的盲人学校。为了玲子，曾有贵都快四十的人了，还没有自己的老婆。如今，他无法再把这份责任延续下去了，他唯一的希望，就是能早一点找到玲子的亲生父母，让他们担当起抚养玲子的责任。

玲子知道了这一切，哭喊着扑向曾有贵：“爸爸，这是真的吗？你怎么不要我了？！”玲子的眼泪哗哗直流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：“爸爸，我不离开你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为你找到治病的药方……”

斯小卫被这一幕深深地感动了。结束了采访，他回去以后，飞快地敲起了键盘，准备用最快的速度，把曾有贵父女的不幸遭

遇告诉读者。可是，他的稿件才写了一半，就被手机铃声打断了。

斯小卫一听，是曾有贵拖着哭腔的声音：“记者兄弟，玲子不见了！医生跟护士找了半天也没个影，快把我急死了……”

什么？！玲子什么也看不见，她会上哪儿去呢？斯小卫放下手中的活，连忙驱车赶到医院。

这天吃过午饭后，曾有贵迷糊睡了一会儿，醒过来玲子就不见了。曾有贵叫了一阵，没有人回答，便请护士里里外外找了几遍仍不见踪影，他越想越着急，情绪也越来越激动。

见到斯小卫，曾有贵的情绪平稳了一些。斯小卫安慰了曾有贵半天，对他说要是明天还找不到玲子，他就想办法请媒体进行报道，让世上的好心人都来帮忙找这个可怜的孩子。

第二天，斯小卫再次到了医院，病房里回荡着曾有贵绝望的声音：玲子还是没有找到。

第三天，斯小卫刚到报社，就接到了医院的电话，说两天都找不到玲子，曾有贵都快崩溃了，为了防止出现意外，医生请斯小卫过来安慰安慰他。

斯小卫还没进病房，就听见曾有贵声嘶力竭的喊声：“我要找玲子，我要找玲子!!”

斯小卫来到曾有贵的病床前，拿出登有玲子失踪消息的报纸，说：“老曾，你想开一点，我们都在尽最大努力找玲子，没事的……”

曾有贵根本听不进去，双手捶打着脑袋，不停地揪着自己的头发，沙哑的嗓子里嚎出的声音无比悲怆：“快，快！带我去找玲子，我要去找玲子!!”

斯小卫和医生商量了一下，准备满足曾有贵这个要求，让他平躺在手术的推车上，从楼上把他推到院子里，转移一下环境，或许能稳定他的情绪。

曾有贵的病房在13楼，还没进电梯，他就哭喊起来：“恩人哪，求求你们了，让我到每层楼看看吧！”

“玲子，玲子！”曾有贵从楼上一直喊到楼下，整幢楼都是他那悲怆绝望的声音。

电梯缓缓地到了一楼，一出电梯，曾有贵又叫开了。刚叫了几声，曾有贵一下子拉住斯小卫的手，急切地说：“玲子，玲子！快，我听到玲子的声音了，我听到玲子的声音了！玲子，玲子——！！”

莫非曾有贵有某种特殊的心灵感应？护士推着他从一间间病房前经过，可是，里面除了病人诧异的表情外，哪有玲子的影子？

曾有贵的情绪已近失控，双手狂舞，表情恐怖，恶狠狠地吼道：“不，玲子就在这下面，就在下面！”

这时，只见护士愣了一下，一声尖叫，松开手推车就往通向地下室的通道跑。

斯小卫被护士的举动弄得手足无措，就在这一刹那，惨剧发生了：曾有贵双手扳住手推车，失去重心，连车带人重重地摔在地上，一下昏了过去。

在场的人都惊呆了，万一再出什么意外，这个责任谁来承担？医生、护士乱成一团，忙把曾有贵往手术室送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护士抱了一个孩子进来，斯小卫一看，天呐，这不是玲子吗？斯小卫急切地说：“玲子，这几天你到哪去了，把你爸爸和这里的叔叔阿姨都急坏了！”

两天没吃东西，玲子气若游丝，说：“我去给爸爸找药方了。叔叔，去天堂的路远吗？”

原来，玲子的盲童学校旁边是一座教堂，她听一个老奶奶说过，天堂里有很多神奇的药方，她心想只要找到药方，治好了爸爸的病，爸爸就不会丢下她了。她无意中推开了医院楼道的门，楼道里静悄悄的，她顺着楼道的扶手一级一级地往下走，摸来摸去不知怎么就摸到大楼下面堆放杂物的地下室里，迷失了方向，她在里面待了两天。平时大家上下楼都乘电梯，医院曾派人顺着楼道从一楼找到顶楼，谁曾想到她会到地下室去呢？斯小卫心里